

劍門俠女

長篇技擊小說

鄭證因著



上海正氣書局總經售



鄭證因著

技擊長
篇小說

劍門俠女

獨立書局

技擊長篇小說

劍門俠女

鄭證因著

第四章

望江崖驚來不速客

第五章

楓樹坡俠劍警羣魔

第六章

獻絕技慈航渡衆惡

技擊長
篇小說

劍門俠女

鄭證因撰
鄭吳志學修

第四章 望江崖驚來不速客

因自己回來之後，尚沒把刀刃暗器放下，喝問間已然扣好了三粒太極珠，這就往門外闖時，忽然外面竟有人答了話道，「不速之客，特來探望太極名家，」這時盧兆豐也跟着闖到明間，聽得外面的話聲，立刻闖到頭裏，一推門招呼道，「師弟不得失禮，上官老師傅正在睡着了，不要驚動他老人家，你快進來吧，」盧兆豐往旁一閃身，外面的人，已然一縱身竄了進來，上官貞一看這人，短小精悍，一身家常短衣，却用一條絹帕把頭包起，背上揹着一對閉魚鱗，肋跨鏢囊，目光銳利，向盧兆豐一抱拳道，「師兄，幸不辱命，我已把他們全打發走了，」說到這，竟自向上官貞一抱拳道，「師妹，你受驚了，」上官貞忙萬福答禮道，「這位敢是喬師兄麼，適才玉龍山口多蒙師兄相救了，」盧兆豐道，「這倒好，用不着給你們引見了，」喬志道，「師妹不必客氣，我是應該效勞的，上官師妹現在只盼着老伯的傷勢早早好了，至於那少林僧的事，無庸耽心，只有那位于老伯的事，反倒容易惹起意外的牽纏來，將來恐怕要弄到一場絕大風波來，」

上官貞道，「那也無可如何，眞要是于師伯那裏把事情鬧起來，我想江湖上要有正義在，于師伯的事，絕不會落到不好的結果，盧師兄大約早已知道于師伯結怨的原由吧，鐵彈金弓盧兆豐點點頭道，「我雖然知道不甚詳細，可是倒也聽觀主對我說過，他那大師兄胡昭武，也未免逼人太甚了，這件事提起來還算是那于老師有涵養，有忍耐，要換在別人手內，也就早作了斷，何致還放置了這麼些年，」這時上官貞向燕尾鏢喬志道，「喬師兄請裏面坐吧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老伯既是在病中，我們那好在屋中擾亂他安息，還是在這堂屋中坐吧，」盧兆豐道，「也好，上官老伯服下九轉丹砂，藥力已行開，正在睡着，我們在堂屋一談，倒覺得不拘束，」上官貞遂請這位喬師兄和盧師兄一同落坐，老僕焦義此時因爲老主人可以保住性命，他高興的精神百倍，燒水泡茶，這時燕尾鏢喬志道，「盧師兄，方才我所說的這兩位小輩手底下可不弱，看他們路道可不正，教我好生懷疑，既是那胡昭武所約出來的朋友，連觀主都說他們全是武林中人物，絕不是江湖道中人，可是這次來到玉龍山望江崖的，可分明是綠林中的老合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我真有些明白了，」盧兆豐道，「這話也難說了，那胡昭武天性那麼惡，既和同堂學藝的師弟這麼糾纏不休，當日他更吃過于老師的虧，難保他不走入歧途，流入綠林，此次他是把三十年的舊事重提，下手也毒，只是上官老師當年爲他們這場事，也會

竭力的爲他兩下解和，絕沒有絲毫惡意，如今上官老師正在難中，爲少林僧所傷，上官師妹，又是個晚輩，縱然和于老師有牽連，他也不該這麼下手，兩次邀劫，實在不夠朋友，要教我看，他們對於上官老師隱跡在這玉龍山望江崖，尙還不知，更不認識上官師妹，才敢這麼下手呢，」上官貞道，「師兄說的不差，或者就爲了這種情形，我也深盼我父親的傷勢早見了起色，我趕緊把這匹牲口送還了于師伯，免得在這裏教他們覬覦着，並且也是禍根，我想師兄們若能在這兒耽擱兩日，我在三天後，往天門山走一遭，先把這匹牲口還了于師伯，我也算在長者面前保全了信用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我看這種辦法不大好，這班惡魔既已注意到師妹身上，這匹寶馬又明白的留在這裏，這次玉龍山口又吃了我個小虧，越發的不肯甘心，牲口走在那裏，不能隱匿形跡，師妹你若是自己去，危險太多，我們若是跟隨了師妹去反多了麻煩，還是由我替師妹到天門山去一趟吧，」上官貞道，「師兄肯這麼體諒，我自然感激不盡，不過我不願意喬師兄到那裏去，我那于師伯性情非常古怪，萬一和師兄弄出誤會來，豈不是把師兄一番好意白糟蹋了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不要緊，我這人生性各別，我專喜歡跟這種奇奇怪怪的人交往，反覺得有意思，我很願意見識見識這位于老英雄，並且我早早聽得師父說過，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，他也隱跡在那裏，這種人當年在武林中曾威震一時，借着這個機會見識

見識這種成名的老前輩，也倒是很快意的事呢，「俠女上官貞見這位師兄他十分想到天門山去見于師伯，自己也真爲這匹烏鬚墨尾駒担心，老父這裏雖然性命保住，可是自己那能就離開，喬師兄替自己去這一趟，倒也很好，遂點頭答道，「既然這樣，師兄就多辛苦吧，那麼師兄幾時起身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事情不必耽擱，我打算天明後立時走一趟，想這位于老師對於上官老師父也很担心，現在報告了他，已然服下靈丹，且保全住性命，免得再叫他們放心不下了，」商量已定，這時已經到了五更左右，上官貞又看了看老父，服藥之後，十分安定，自己也是一路勞乏，遂歇息了一刻，他們師兄弟也在明間裏歇息下，天光一亮之後，燕尾鏢喬志立刻起身趕奔天門山，把這匹烏鬚墨尾駒送走，這一天的工夫，上官庸的情勢好轉，這種丹砂之力，果然有起死回生之功，在晚半天精神漸漸的恢復，這盧兆豐向上官貞道，「上官老師已經保住，不致再有危險了，我想到鐵佛寺去探聽那碧空和尚的信息，他是不是還在那裏，我們武林中從來是恩怨分明，你父女隱跡在玉龍山望江崖，和他無恩無怨，只爲一點小事，他竟用這種重手法傷人，究竟他是何心意，我倒要問個明白，」上官貞道，「聽家父說他已經帶傷，我們在這種時候，不能再動他了，只好等待他傷痕好了之後，不肯放過這場事，我們和他約期相見，倒是一個極好的辦法，這時找到他門上反顯得我們乘人之危了，」盧兆豐微搖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才抬起頭來，盧兆豐一看這種情形，已然明白了大概，扶着他的肩頭問道，「師弟你可是中途被人邀劫，人單力孤，被惡黨們所傷了，」喬志緩了半晌，這才喘息吁吁向盧兆豐道，「師兄所說一點不差，我竟自遭到這般惡魔的暗算，被四個很厲害的江湖道包圍上，我終於被他們所傷，那匹烏鬃黑尾駒也被他們奪了去，師兄我還有什麼臉見人，我現在生不如死了，」盧兆豐道，「師弟你先沉靜一下，不要緊，這種事很顯然是那般惡黨們不肯甘心，定要把這匹烏鬃黑尾駒奪了去，先給那位于老師父一個難堪，現在只要師弟你沒有多大妨礙，我們不會就吃到這種虧，傷勢如何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師兄我的傷痕還不甚重，只有左肩頭骨傷了一下，可是我力敵四人，力量用過了度，我如今遭到這種襲擊，更把烏鬃黑尾駒被他們奪了去，我實無面目來見上官師妹，我本想逃回金霞觀，身上帶傷道路又遠，我恐怕我毀在中途，這裏也得不到信息，只好先趕到這裏來，我打算報告於師兄之後，我還是趕奔金霞觀，找師父給我們作主了，」盧兆豐道，「對付師弟你的，這四個惡黨中，一個熟識的沒有麼，」喬志道，「面生得很，內中有一個頗像昨夜玉龍山口救應師妹時趕走了的那個惡徒，」上官貞一旁說道，「喬師兄你吃到了這種虧，全是我害你的，我一身罪孽自己不能承當，處處的帶累他人，叫我好恨，」燕尾鏢喬志道，「上官師妹你不必存這種心意，我們全是寄身武林的人，別說事

情還是我們自己本身牽纏出來的，就是別人的事我們遇到手中，也不能袖手旁觀，師妹你不必介意，我這點傷痕無礙，這一來很好，我金霞觀一派，倒要見識見識這種江湖中難惹的人物，我們若不能把他們逐出境去，這金霞觀從我師父那裏也就該封劍閉門，不必在江湖中行道了，我要歇息一夜，我想明日騎我師兄那匹玉雪兒趕回大竹山金霞觀，我情愿在師門領罪，也要請觀主出頭爲我這不成材的弟子找回這已丟的臉面，」這時屋中上官庸對於外面他們所說的話，全聽的真真切切，立刻招呼上官貞進去問他外面所說的事，上官貞遂把喬師兄往大門山送馬，中途遇到了于師伯的敵人攔路邀劫，把烏鬚鬚尾駒奪去，喬師兄受傷逃了回來，仔細的向父親說了一遍，老武師上官庸慨然嘆息道，「我想不到事情竟這麼棘手，這敵人分明是我那無義的師兄胡昭武所勾結的一般黨羽，可是他竟自這麼不擇手段，不問是何人的門下，就敢這麼妄行動手，倘若金霞觀主真個到來，只怕他那時就要後悔無及了，你把喬師兄請進來，我看看他，」上官貞遂把喬志請進屋中，上官庸盡力的安慰一番，起是這樣燕尾鏢喬志反覺得自己太對不住他父女了，很慚愧的說道，「我們奉到恩師的指派，來救應師妹，保護老師父的安全，想不到反爲惡魔的暗算，更把烏鬚鬚尾駒失落了，真叫我沒臉去見觀主了，」老武師上官庸慨然說道，「老弟你不要這麼想。這次的事，我想這般惡黨們並不是故意的和我上官庸

以及老弟們爲難，他這完全是對於我師兄于子川下手，倘若沒有這匹烏鬃黑尾駒，萬不會牽纏到我們身上，老弟你安心在這裏歇息兩天，我服了觀主這種續命丹砂之後，真有一想不到的效驗，我原想着受到這麼重的掌傷，就是把我這條老命保全住了，沒有三個月功夫，也不易恢復原狀，可是自從服下九轉丹砂之後，不止於受傷之處，痛是大減，並且丹田之氣，也覺得比三日前相差很多，只要是我憑着自己的內功好好調理他，大約最短時間內，我就能行動如常，我要出頭找我這位胡師兄，一來爲他和我于師兄的這場事，應該早作個了斷，並且和我們所生的誤會，也可以同時把他解釋開，老弟你想真若是把金霞觀牽連上，他們豈不是自尋死路，老觀主豈肯對他們善罷干休，」燕尾鏢喬志，依然帶着憤憤不平的說道，「上官老師，我個人的榮辱無足輕重，只是我們這般人，從來沒有絲毫牽纏，他竟對我下這般毒手，未免叫人太不甘心，我想這件事我總得趕回金霞觀，稟明家師，只看他老人家的主張，這個虧從他老人家那裏要願意吃下去，我決不願意給本門中多惹是非，上官老師不必爲我這件事介意，你老人家好好的養傷，這種重手掌力所傷，若是在元氣沒復原之下，勉強行

毛病，爲畢生之累，」上官庸微微一笑道，「老弟我是什麼年麼，」說到這兒招呼着上官貞囑咐他好好的照護兩位

庸多談話，退出裏間，這喬志從這時起，不題自己中途佛寺那個少林僧碧空和尚，向上官貞說自己要探查一番，

跟隨着一同去，盧兆豐道，「師妹不必跟隨，上官老師傷痕初愈，

心着一切，我們也不可太大意了，這家中也要提防一二才是，」更悄悄囑咐上官貞道，「師妹，你可留神着你喬師兄，我看他神色上對於寶馬被劫，認為是奇恥大辱，他決不會甘心着忍下去，我的意思，無論如何也要等待上官老師父再好些，我們就是有什麼舉動，也不致於再放心不下了，」上官貞聽到盧師兄的話，也很有道理，遂任憑他前往鐵佛寺查看那碧空和尚，說話間，已經三更過後，盧兆豐收拾了自己兵刃和彈弓，竟自趕奔鐵佛寺，在他走後，上官貞招呼着老僕焦義給這位喬師兄安置了歇宿之所，請他歇息下，自己照應着老父又服下一次藥去，也回到自己屋中，合衣而臥，閉目養神，上官貞雖然是連日疲勞，但是心中有這些事懸念着，更兼盧師兄尚沒回來，他那裏睡的着，自己也就是在稍一朦朧中，院中的動靜全聽得清清楚楚，老家人因為既有客人在這裏住着，老主人更在病中，所以不時的進來，到這屋中看望，上官貞還略微的放心，約摸到了四更左右，忽然聽得老人家焦義在窗下招呼道，「姑娘你睡着了麼，」上官貞本沒睡覺在，遽然驚醒，翻身坐起來問道，「老哥哥你有什麼事，」焦義道，「那位喬師父怎

麼不在屋中，他可是有什麼事出去了麼，」上官貞哦了一聲，並沒答出話來，自己衣服原本穿得好好的，立刻闖出屋來，向焦義問道，「怎麼他沒在上房麼，」焦義答道，「方才我還進來看了一趟老主人，這位喬師父尚在明間裏睡得好好的，現在我又進去，他那床上已經空了，我認爲他已經去了，」上官貞遂匆匆來到上房內張眼一看，已知道這位師兄喬志定然是氣憤不出，不是訪尋這般邀劫他的惡黨，就是趕回金霞觀去了，因爲他那兵刃暗器先前原本是曾放在屋中牆角的茶几上，現在完全沒有了，上官貞好生着急，師兄盧兆豐探聽鐵佛寺尙沒回來，自己又不能離開家中追趕他去，真是束手無策，更不敢聲張，恐怕老父聽見着急，輕輕把裏間門帘撩起，向裏面看了看父親睡得很好，上官貞略微安心，仍然走到明間低聲向老家人焦義道，「你不要張揚，這位喬師父走了沒有什麼妨礙，老主人不問時，不要題起，」焦義點頭答應，上官貞又向焦義道，「這些天很累了你，我得等待那位盧師兄回來，老哥哥你去歇息吧，天亮了我再招呼你，」老家人焦義忙說道，「姑娘，你不必以我爲念，現在老主人保全往性命，就是再叫我累些我也高興，姑娘還是你歇息去吧，」上官貞微搖了搖頭道，「焦義我不是故意和你客氣，我回到那屋去實不放心，你要知道，我現在還要保護老主人，」焦義答應着移身出去，上官貞才要走向裏間，耳中聽得屋門前喇的響了一下，聲音很輕，上官貞一驚，把門帘

放下，轉身來，輕着脚步，到了堂屋門口，一手推着門，低聲問道，「盧師兄回來了麼，」外面竟自答道，「盧師兄倒沒回來，說話的可是貞兒麼，叫你們看看這個想不到的，」人却來了，「上官貞聽外面說話的聲音很生，自己趕忙向後一撤步，沒敢推門，低聲問，「你是誰，」這時風門一開，從外面闖進一人，竟是一個年約六旬開外，生得身量高大，面色紅潤，兩道重眉，一雙虎目，唇上留着短鬚，穿着件土黃綢子長衫，進得門來，倒揞着手，微微帶笑；那兩眼的光華炯炯，帶着一股子威嚴，上官貞驚疑却步，這人慢慢的向前走着說道，「這也難怪，你那會認的我這個師伯，你父親睡着了麼，」上官貞驚惶失色的倒退到裏間門口，把門擋住，低聲的問，「你老人家倒是何人，恕我眼拙，」這人微微一笑道，「我姓胡，名昭武，這總該知道了，」上官貞一聽他報出姓名，越發驚異得幾乎失聲，口中結結巴巴的說道，「你你，你老是胡師伯，」這老者點點頭道，「不錯，我這個老厭物，居然活到今日，尙能來看看我這師弟，去給我招呼一聲，」這時屋中的上官庸已經醒了，聽到上間屋中女兒的說話聲音不對，不像跟他盧師兄喬師兄說話的情形，遂招呼着問道，「貞兒你和誰說話，」上官貞此時在驚惶之下，恐怕這位師伯怔往裏闖，驚吓着老父向胡昭武點點頭道，「師伯你老略候一候，我向父親說一聲，你老再進來，」說罷，不等胡昭武說話，轉身走進屋來，可是老武師上官庸已

然聽到外屋說話的情形不對，女兒上官貞這一轉身進來，上官庸帶着驚異的問道，「貞兒，外面是何人，怎麼我聽聲音像……」上官貞湊到近前說道，「爹爹，你的傷痕可算是才保住命，你自己的身體可要緊，外面是我胡師伯，」上官庸哦了一聲，要欠身起來，只是身體虛弱，那裏坐的起來，顫聲說道，「好，好，快快的請他進來，」上官貞見爹爹這種情形不對，只是自己此時並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轉身來，一撩門帘，仍然是先把門擋住，用着極誠懇的聲音向胡昭武說道，「師伯，我爹爹可是受少林僧掌傷之後，死活還是不敢能保怎樣，請師伯念在這種情形下，你們老弟兄的事，無論如何請師伯得多多担待，他可禁不住什麼，」胡昭武哈哈一笑道，「傻姑娘，你怎麼把我這個師伯看成那麼不曉事的人，我與你父並無深怨大仇，我來看他難道懷着什麼惡意麼，」上官貞仍然手拉着門帘，往後退着，口中連答了是是，姪女不敢那麼想，撒身請胡昭武進來，胡昭武走進屋中，湊到床前招呼道，「師弟你還想得到會和我這個師兄見着面麼，」上官庸伸出一隻手來把胡昭武的手拉住道，「師兄實是我意想不到，我居然在未死之前還能見得着師兄你，真是難得的事，你請坐下，我們相別時候可太久了，」胡昭武往旁邊一坐，點點頭說道，「不錯，大約有三十餘年，你完全老了，回想當年真如一夢，師弟你怎麼會落到這般光景，」上官庸答道，「我就是愛多管閑事，招來這場禍，」